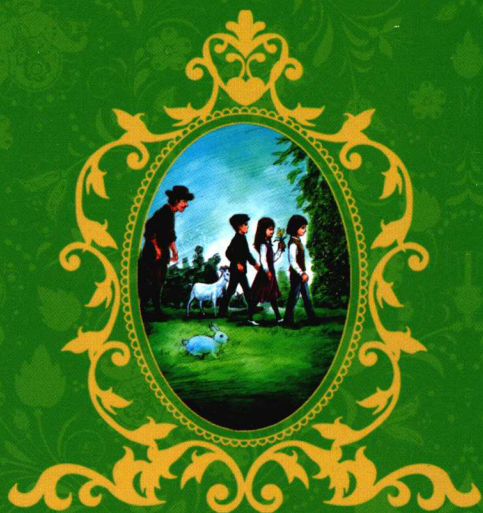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秘密花园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卢红梅◎译

教育部推荐书目 新课标同步阅读

英美家庭陶冶子女情操必备的文学读物

影响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和劳伦斯创作的不朽经典

入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
十余国中小学课文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文化部原部长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王蒙推荐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秘密花园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卢红梅◎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伯内特著 ; 卢红梅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2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ISBN 978-7-5360-7840-6

I. ①秘… II. ①伯… ②卢…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498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曹玛丽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视觉传达

插 图: 王晓伟 刘 畅

-
- | | |
|------|---|
| 书 名 | 秘密花园
MI MI HUA Y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8.625 1 插页 |
| 字 数 | 160,000 字 |
| 版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5.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 第一章 一个也不剩 / 1
- 第二章 玛丽小姐不一样 / 8
- 第三章 穿过荒原 / 17
- 第四章 玛莎 / 22
-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 39
- 第六章 有人在哭——真的 / 46
-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 / 53
- 第八章 带路的知更鸟 / 60
- 第九章 最奇怪的房子 / 68
- 第十章 迪肯 / 79
- 第十一章 知更鸟的窝 / 92
- 第十二章 “我可以拥有一小块儿地吗？” / 101
- 第十三章 “我是柯林” / 110
- 第十四章 小酋长 / 125
- 第十五章 筑巢 / 137

第十六章	“我就不来！”玛丽说	/ 149
第十七章	发脾气	/ 157
第十八章	“你不能再浪费时间”	/ 165
第十九章	“它已经来了！”	/ 172
第二十章	“我要永远地活下去，永远，永远！”	/ 183
第二十一章	本·威瑟斯塔夫	/ 193
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时	/ 204
第二十三章	魔法	/ 210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开怀大笑吧”	/ 223
第二十五章	帘布	/ 235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 242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 252

第一章 一个也不剩

当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往米塞尔斯维特山庄同她姑父一起生活时，没有哪个人不说从来没见过长得那么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也的确是这样。她的小脸是瘦瘦的，她那小身子也是瘦瘦的，浅色的头发稀稀疏疏的，一脸苦相。她的头发是黄色的，脸色是蜡黄的，因为她生在印度，一年到头，不是生这个病就是生那个病。她父亲在英国驻印度的政府部门身居要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终日也是病怏怏的。她母亲是个大美人儿，只顾参加各种舞会，自己寻欢作乐。她本来压根儿就不想要一个小女孩儿。所以，玛丽刚一出世，她就把她托付给印度女仆阿亚照管，并让阿亚明白，要是她想讨好太太，就必须尽可能别让太太看见这孩子。所以，在玛丽还是个爱生病、爱哭闹、长相很丑的小婴孩时，她总是见不到妈妈；在玛丽成了一个爱生病、爱哭闹、蹒跚学步的小丫头时，她也总是见不到妈妈。她能见到的就只有她的阿亚以及其他印度仆人那一张张黝黑的面孔了。阿亚和仆人们总是顺着她，什么事儿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她母亲只要被她的哭声所惊扰，就会生气发怒。这样一来，在玛丽刚满六岁时，她俨然已成为最专横、最自私的小霸王了。来教她读书写字的年轻女家庭教师很不喜欢玛丽，最后这个家庭女教师教了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当其他女家

庭教师来设法填补这个空位时，她们总是比第一位女家庭教师走得还要更快。所以，要是玛丽当初不是真正地想学会读书识字的话，她很可能一辈子连字母也学不会。

一个异常闷热的早晨，那时大约九岁的玛丽从睡梦中醒来，感到非常烦躁。当看到身边站的佣人不是阿亚时，她就更烦了。

“你来这儿干嘛？”玛丽冲着这位陌生的女人说，“我不要你待在这儿！叫阿亚来！”

这女人看上去非常害怕，结结巴巴地说，阿亚不能来侍候她。当玛丽情绪激动，对她拳脚相加时，她更害怕了，但只是一个劲儿地说：“阿亚再也不能来伺候小姐了。”

那天上午，气氛有点儿神秘。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正常的秩序。几个当地仆人好像都失踪了，而玛丽看见的那几个仆人，都偷偷摸摸、行色匆匆地走来走去，一个个面如死灰，且神色慌张。但没有一个人告诉玛丽到底发生了什么。阿亚也始终没露面。上午快要过去了，可总是没人来搭理她，最后她实在憋不住，就漫无目的地溜达起来。当逛到花园时，她便一个人来到游廊的一棵树下自己玩了起来。她假装自己是在建造一个花坛，把大朵猩红的木槿花插到一个个的小土堆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玛丽也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烦躁，并不停地嘀咕着等她回来后她要说的事情和她要骂她的话儿。

“猪！猪！猪崽子！”她骂道。骂一个当地人是猪，那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玛丽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这句话儿。这时，她听见妈妈和某某人从屋里出来了，来到外面的游廊下。和玛丽妈妈在一起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俩站在那儿说着话，声音很低，低到让人觉得很奇怪。玛丽认识这个看上去还像个小男

孩的年轻人。她听说他是刚从英国过来的一个很年轻的军官。玛丽盯着他瞧，上下打量着这个大男孩儿，却禁不住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妈妈。玛丽一向如此，一有机会，便死死地盯着她母亲看，因为“太太”——玛丽就爱这么称呼她——长得那么高、那么苗条、那么漂亮，穿的衣服那么好看。她的头发卷曲着，像丝一般光滑。她的鼻子细巧精致，似乎是鄙视一切。她还有一双会笑的大眼睛。她所有的衣服都薄如蝉翼，随风飘逸。玛丽说，这些衣服简直就是“蕾丝尽现”。今日的太太，她衣服上的蕾丝花边看上去更胜往日，但她眼睛里却没有一丝笑意。今日，这双眼睛虽大，却满含恐惧。她抬眼哀求地看着那位年轻的军官。

“情况真的有这么糟吗？啊，真的有这么糟吗？”玛丽听见她问道。

“非常糟，”年轻人回答说，声音颤抖，“非常糟，伦诺克斯太太。您两周前就应该躲到山上去。”年轻的官员声音颤抖了起来。

太太拧着自己的双手。

“哦，我知道我应该到山上去！”她哭道。“我没到山上去，留下来只是为了那个该死的宴会。我真傻！”

就在这时，从仆人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吓得太太一把紧紧抓住年轻人的手臂。玛丽站在那里，浑身哆嗦。那哭叫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凄惨。

“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伦诺克斯夫人喘着粗气问道。

“有人死了，”年轻的军官回答说。“你没听报告说在你家的仆人中间已爆发疫情了？”

“我不知道呀！”夫人哭道。“跟我来！跟我来！”她转身

冲进房子里。

这之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玛丽也渐渐明白了早晨笼罩在家里的那种神秘气氛。霍乱爆发了，非常致命，人们像苍蝇一样地死去。保姆阿亚头天晚上染上了霍乱，刚刚死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仆人们在他们住的小房间里哀嚎。子夜前，又有三个仆人死了，其他的仆人都惊慌不已，都逃走了。到处都是惊慌不已的人，平房里都是要死的人。

第二天，家里一片混乱，玛丽把自己藏在了育儿室，被人遗忘。没有人想到她，没有人搭理她。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她都一无所知。一连几个小时，她哭一会儿，哭累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又哭。她知道有人生病，听到了神秘而可怕的声音。有一次，她溜进餐厅，发现餐厅里空无一人，但桌子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饭菜，椅子和盘子摆放的样子，让人觉得进餐的人好像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起身离去。可怜的玛丽，她吃了一些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她拿起放在桌子上那装得满满的一杯酒，喝了下去。酒是甜的，但她不知道这酒的后劲有多足。很快，她就晕晕乎乎的，于是又回到育儿室，把自己关在里面。她被小房子里传来的哭声和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吓得要命。酒劲使她昏昏欲睡，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于是，她就躺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她毫无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

就在她呼呼大睡的时候，发生了好多事情。但是，从平房里传出的哀嚎声和搬进搬出的声音，丝毫没有惊扰到玛丽。

玛丽醒来后，继续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墙壁。屋子里安静极了。在她的记忆里，这屋子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她既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脚步声，还想着是不是大家得的霍乱病都好了，所有的瘟疫都已过去了。她还想着，她的阿亚已经死了，谁还会来照顾她呢？应该有个新保姆，说不定她还能打听

到一些新鲜的事儿呢，那些老故事玛丽都听腻了。玛丽没有因为保姆死了而哭泣，因为她算不上是个多情的孩子，也不太关心他人。因霍乱而产生的喧闹、忙乱以及哀嚎把她吓坏了，这让她很生气，因为，似乎没有人想起她还没有死。大家都惊恐不已，想不起这个谁都不喜欢的小姑娘。当霍乱爆发时，所有的人都只记得他们自己，但当他们的病好了以后，肯定有人会记起她，会来找她的。

但是，没人来找她。她躺在床上等待时，屋子里好像变得越来越寂静。玛丽听见床垫上有窸窣窸窣的声音，于是她低头往下一看，看见一条小蛇在滑行，宝石般的眼睛正望着玛丽。玛丽并不害怕，因为这条小蛇无毒，不会伤害到她，而且它急匆匆地想要滑出房间。玛丽看着它从门底下溜了出去。

“好奇怪呀，这么安静！”玛丽说。“整个屋子里，除了我和这条蛇，好像就再也没人似的。”

话音刚落，玛丽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走动。随后，那些人走到了游廊。他们是一帮男人，这些男人接着走进了平房，低声交谈着。没有人迎接他们，也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他们好像把门全都打开了，并往屋里面瞧。

“太惨了！”玛丽听见一个声音说道。“那个漂亮的、很漂亮的女人！我猜那个孩子也很漂亮。我听说有个孩子，尽管从来就没有谁见过那孩子。”

几分钟后，当这些人打开育儿室的大门时，玛丽正站在育儿室中间。她看上去又瘦又丑、脾气也不好、还皱着眉头，因为正饿着，又没有人理她，玛丽感到特没面子。第一个进入育儿室的人是个身材高大的军官，玛丽曾见过他跟她父亲说话。这个军官看上去又疲惫又不胜其烦。但是，当他看到玛丽时，他十分吃惊，差点跳了起来。



“巴尼!”他大声喊道。“这里有个小孩儿!就一个小孩儿!这种鬼地方,居然还有个孩子!天哪,这小姑娘是谁呀?”

“我叫玛丽·伦诺克斯。”小女孩说,故意挺直了小腰板。她认为这个人把爸爸的房子说成“这种鬼地方”很粗鲁,“当所有的人都得了霍乱时,我在这儿睡着了,刚刚才醒来,为什么没人来找我呀?”

“这就是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孩子!”那人转身对同伴大声说道。“她真的是被人给忘了。”

“为什么被人给忘了呢?”玛丽跺着脚问道,“为什么没人来找我呀?”

那个叫巴尼的年轻军官伤心地看着玛丽。玛丽还感到自己看见他眨了眨眼睛,似乎是要把泪水给眨掉。

“可怜的孩子!”他说。“不会有人来找你啦,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剩下。”

尽管这种方式奇怪而突然,可玛丽瞬间明白了一切:她父母昨晚也未能幸免于难,夜间被拖走了,那些幸免于难的仆人,都飞也似的逃走了,没有人想起家里还有一位小姐,所以这里这么安静。整个屋子里,除了玛丽和那条窸窸窣窣滑行的小蛇外,就再无他人了。

第二章 玛丽小姐不一样

玛丽一向喜欢从远处看她的妈妈，觉得妈妈非常漂亮，但玛丽对妈妈了解甚少。所以，要她爱自己的妈妈，以及当她妈妈去世后，要她非常想念自己的妈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玛丽一点儿也不想念自己的妈妈，她就是这样一個自私的孩子。她还像从前那样，一心只想着自己。要是再长几岁，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世界上，她肯定会十分担忧的。可她毕竟太小，加上自己一直有仆人照顾，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一切还会像以往一样。她所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是否能够碰上好人，这些人是否还能够像阿亚和其他印度仆人那样对自己那么客气，是否还能够让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否能够让她为所欲为。

玛丽先是被带到一个英国牧师的家里寄居。她知道自己不会在那儿待下去，她也不想在那儿待下去。牧师家很穷，五个孩子，年龄相差无几，衣着破烂，争吵不断，还争抢玩具。玛丽很讨厌他们那又脏又乱的平房，也跟他们格格不入。因此，才待上一两天，就没有人愿意跟她玩儿了。而且，从第二天开始，这群孩子就给她起了个绰号，这可把玛丽给气坏了。

巴兹尔最先想到起绰号这件事儿。巴兹尔个头不大，一双蓝色的眼睛，眼神古怪无礼，鼻子往上翘，玛丽很讨厌他。玛

丽在树下玩儿，就像霍乱爆发的那天一样，她在堆土堆，铺花园小径。这时，巴兹尔走了过来，站在一旁看她玩儿。过了不一会儿，巴兹尔兴冲冲地建议道：

“你为什么不在那里堆一些石头，垒个假山呢？”他问道，“就垒在中间吧。”巴兹尔凑上去，给她指点着说。

“滚开！”玛丽嚷道，“我不跟男孩子玩。滚开！”

巴兹尔生了一会儿气，接着就开始嘲弄玛丽，这可是他的强项，因为他总是嘲弄他的几个姐妹。他围着玛丽跳了一圈又一圈，做鬼脸，笑着，唱着：

“玛丽小姐，不一样，

造的花园，这么长！

银铃花儿，鸟蛤壳，

金盏花儿，一行行。”

他一直唱着，唱到其他的孩子都听见了，他们也哈哈地大笑起来。玛丽越是恼火，他们就越起劲地唱“玛丽小姐，讨人嫌”。自此以后，只要玛丽与他们在一起，不管是他们自己说起玛丽还是跟玛丽说话，他们总叫她“讨人嫌的玛丽小姐”。

“这个周末，”巴兹尔对玛丽说，“你会被送回家的。我们可高兴呢。”

“那我可高兴死了。”玛丽回答说。“可是，家在哪儿呢？”

“玛丽连自己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巴兹尔，以一个七岁男孩子惯有的口吻讥讽地说。“当然是在英国啦。我奶奶就住在英国，去年我姐姐梅布尔就被送到我奶奶那儿啦。你不会到你奶奶那儿去的。你没有奶奶，也没有外婆。你只能去你姑父那儿啰，你姑父叫阿奇博尔德·克拉文。”

“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玛丽恶狠狠地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巴兹尔回答说。“你啥也不知道。女

孩子真是啥都不懂。我听到我父母说起过你姑父，他住在乡村一座大大的老房子里，独门独户，没有人接近他。他很暴戾，让人很难接近他；他不跟人打招呼，这些人也就不到他跟前去。他还是个驼背，样子很可怕的哟。”

“我才不信你呢。”玛丽说，于是转过身去，把手指塞进耳朵里，不想再听。

可事后，玛丽把这件事情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多遍。当天晚上，当克罗福太太告诉玛丽说，过几天她要乘船去英国，去拜访她的那个住在米塞尔斯维特庄园的姑父阿奇博尔德·克雷文时，玛丽的脸上毫无表情。她看上去是那样地固执，那样地冷漠，弄得他们不知如何对待她才好。他们很想对她好，可当克罗福太太想吻她一下时，她却把头扭了过去，不让她吻。当克罗福先生拍拍她的肩膀时，她却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站在那儿。

“她可真是个长相一般的孩子，”事后克罗福太太惋惜地说。“但她妈妈却是个大美人儿，待人接物也得体，可像玛丽这样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的孩子相当少见。难怪几个孩子都叫她‘讨人嫌的玛丽’，虽说这么称呼有点儿淘气，但仔细想想，还是有点儿道理的。”

“也许，要是她妈妈经常带着她那张可爱的脸蛋儿和可爱的举止到育儿室里去看看玛丽，玛丽也可能会学到一些可爱的举止。如今这个漂亮的人儿不在了，想到好多人都不知道她还有个孩子，真令人伤心呀。”

“恐怕她都没怎么仔细看过这孩子，”克罗福太太叹息道。“当她的阿亚死了之后，世上再也没有人记得起有这么个可怜的小东西了。想想，所有的仆人都逃命去了，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座空无一人的平房里。麦克格鲁上校说，当他打开房门，发

现她一个人站在房子中央时，吓得差点把魂都给丢了。”

玛丽在一位军官太太的照顾下，长途跋涉去了英国。这位军官太太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所寄宿学校里去，只对自己的孩子非常上心，因此，当阿奇博尔德·克拉文先生派了个女人到伦敦去接玛丽时，这位军官太太迫不及待地把玛丽交给了她。这个女人其实是米塞尔斯维特庄园的管家，叫梅德洛克太太。梅德洛克太太身体结实，脸上红润，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目光敏锐。她穿了一件紫色的衣裙，外面罩着一件黑色丝绸外套，外套上点缀着一些乌黑的流苏，头戴一顶黑色的制作精致的帽子，帽顶上还插着紫色天鹅绒花儿。梅德洛克太太的头一动，这些花儿就一颤一颤的。玛丽一点也不喜欢她，但是，玛丽可从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因此，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况且，梅德洛克太太也没把玛丽当回事儿。

“天啊！她可真是个小东西！”她说道。“但是，我们可听说过，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儿。她没有把优点传给她女儿，是不是，夫人？”

“女大十八变，也许她会变漂亮的。”军官太太温和地说。“而且，她的脸色要是不那么黄，表情再友善一些，她的五官还是挺好看的。小女孩儿嘛！变化大着呢！”

“她会变化挺大的，”梅德洛克太太回答道。“在米塞尔斯维特，可不会让孩子往好里变的——你要是叫我说的话！”

她们住在一家私人旅馆里，玛丽就在窗子边，离两个大人较远，所以，她们以为玛丽听不见他们在讲什么。她站在那儿看着窗外来来往来的汽车、马车和人群，但是她们的谈话，玛丽可听得一清二楚，这让她对她姑父住的地方充满了好奇。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姑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驼背是咋回事儿呢？她从没有见过驼背，也许印度压根儿就没驼背。

这段时间，由于玛丽一直寄居在别人家里，一直也没有仆人相伴，她开始感到孤单，开始有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她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即使她父母亲在世时，她好像也不属于任何人，她开始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的孩子好像属于他们的父母亲，可她好像真的不是任何人的小宝贝。她是有仆人伺候，有吃有穿，可是并没有人关心过她。玛丽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是个讨人嫌的孩子。但是，当然啰，那个时候的她，的确不知道自己很讨人嫌。

她认为梅德洛克太太是她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讨人嫌的。梅德洛克太太长相一般，满脸通红，戴着一顶既普通又很夸张的无边帽。第二天，他们出发去了约克郡，从进站到上火车，一路上，玛丽把头扬得高高的，尽量跟梅德洛克太太保持距离，因为她不想让别人以为自己是梅德洛克太太的孩子。想到有人以为她是梅德洛克太太的小孩儿，她就非常难受。

但是，梅德洛克太太丝毫也没有把玛丽以及玛丽到底是如何想的放在心上。她是那种“不能容忍小孩子胡闹”的女人。至少她会这么回答的，如果有人问起她的话。在她姐姐玛利亚的女儿要出嫁的当口，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来伦敦接玛丽，但是她在米塞尔斯维特庄园当管家，工作非常清闲，报酬又高，而且她要保住这份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阿奇博尔德·克拉文先生要她干啥她就得立马干啥，她甚至连一句“为什么”都不敢问。

“伦诺克斯上尉和他的太太都得霍乱死了，”克拉文曾跟她说，话语简单，口气冷淡。“伦诺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妻舅，我是他们孩子的监护人。这孩子正被带往英国。你必须亲自去伦敦接她。”

于是，梅德洛克太太就收拾好小行李箱上路了。